

黔东南苗语反身义 $noŋ^{31}$ 的多功能性 及其语法化路径*

唐巧娟

[提要] 黔东南苗语 $noŋ^{31}$ 兼表“各”“自”义，与多主体主语组合时凸显“各”义泛指功能，与单主体主语组合时凸显“自”义反身功能。“自”义 $noŋ^{31}$ 作为典型的反身代词，具备照应和强化两种功能。 $noŋ^{31}$ 的情态语气功能主要包括强化肯定、反转和惊讶语气； $noŋ^{31}$ 的语篇功能主要强化前后分句的因果、条件和转折关系。从历时层面来看， $noŋ^{31}$ 从“各”义泛指到“自”义反身，从对句内成分到对句外成分的回指，从对概念功能到对情态语气再到对语篇关系的强化，都体现了其语法化特征。

[关键词] 苗语 反身 照应功能 强化功能 语法化

反身范畴是人类语言常见的语义范畴，也是形式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Schachter & Shopen (2007:27-28)、海涅、库特夫 (2012:343-347) 等对反身范畴作了跨语言考察，认为大部分语言中反身表达的语义核心成分都与身体或身体部位有关，身体名词是人类语言中反身形式最常见的来源。程工 (1994, 1999)、董秀芳 (2002)、李计伟 (2012) 等聚焦汉语反身代词“自”“自己”“己”“身”，对汉语反身代词的词汇来源、历史演变及其类型学特征作了探讨，一致认为汉语反身代词符合“由意义为‘身’和‘头’的名词发展为具有照应功能和强调功能的反身代词”这一人类语言的语法化共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界一般将反身范畴列入代词系统来探讨，苗语研究学者们对代词的研究多聚焦于普通人称代词，很少关注反身代词，尚未见到对反身代词的专题研究。

$noŋ^{31}$ 是黔东南苗语典型的反身义单语素词， $noŋ^{31}qa^{33}tə^{35}$ 是“自”义的复合词^①。从 $noŋ^{31}$ 的共时语义功能来看，其语源本身与身体或身体部位名词无关，应是泛指代词“各”义的语

*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语言人类学视角下的苗族空间认知研究 (20CMZ009)”资助。本文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 (贵阳 2021.7.17—18) 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和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本文黔东南苗语语料大部分来自田野调查，部分来自自己出版苗文文献并随文标明出处。笔者对苗文语料进行了国际音标转写，并对照田野点实际发音进行了核实。本文语料标记为 13 调的都为苗语第 6 调类，相较于其他调类的音节，其声母的实际发音无一例外都略带浊送气。田野调查发音合作人为：石光美，女，67 岁，文盲，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南高村人；王金元，男，38 岁，教师，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革冲村人。

^① 从构词形式来看， $noŋ^{31}qa^{33}tə^{35}$ 可能是受汉语“自身”构词形式的影响而新造的词，直译为“自身”。其中， qa^{33} - 是用于身体部位名词前的词缀， $qa^{33}tə^{35}$ “身体”。该“自”义复合词的使用频率较低，在丹寨、凯里舟溪一带的黔东南苗语中使用频率稍高，但也还是远远低于单语素词 $noŋ^{31}$ (自)。

义延申。世界上许多语言的反身代词都有强调代词用法(陆丙甫、金立鑫 2015:70; 刘丹青 2008:187), 黔东苗语 $noŋ^{31}$ 是属于反身代词兼有强调代词用法一类。就指代功能而言, $noŋ^{31}$ 有“各”义泛指用法, 也有“自”义反身回指用法; $noŋ^{31}$ 的强化功能主要涉及加强肯定、反转、惊讶语气和强化因果、条件、转折等语篇关联功能。

一 $noŋ^{31}$ 的句内指代及其句法功能

黔东苗语 $noŋ^{31}$ 表达实义功能时, 属于代词一类, 主要是对句子句内论元性成分的照应和凸显。 $noŋ^{31}$ 与不同主语组合时, 又有不同的指称功能: 与多主体主语组合时, 体现出“各”义泛指功能; 与单主体主语组合时, 体现出“自”义反身(照应、强调)功能。两种语义存在共时、历时层面的相关性, 是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

(一) “各”义 $noŋ^{31}$ 的泛指功能

$noŋ^{31}$ 与多主体主语组合时, 体现的是“各”义泛指功能, 指动作行为主体“不止一个且各不相干”, 类似于汉语中“每、各”语义所指的“指在个体而意在全体”(白兆麟 1960)。在实际语境中, “各”义 $noŋ^{31}$ 又因内、外视点差异而体现出“强调各不相干”和“强调不止一个”两种用法, 与苗语表“交互”义的 ei^{44} 在指称上具有平行性与相似性。

1. 强调主体行为的各不相干

当 $noŋ^{31}$ 凸显内部视点时, 其“(行为主体)不止一个”的背景义进一步背景化或淡化, 其语义重心便落在“(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互不相干”上。例如:

(1) $thə^{35}nə^{55}noŋ^{31}thə^{35}, ei^{44} nə^{55}noŋ^{31}ei^{44}$.

造 人 各 造 添置 人 各 添置
造人各自去造, 添置人各自去添置。

(2) $maŋ^{55}noŋ^{31}taŋ^{35}mə^{11}tsa^{35}, te^{11}qei^{55}to^{44}kuan^{33}te^{11}qei^{55}$.

你们 各 回 去 家 个 谁 别 管 个 谁
你们各自回家, 谁也别管谁。

(3) $kaŋ^{11}xaŋ^{35}noŋ^{35}, pə^{33} tsu^{11}tsaŋ^{11}noŋ^{31}mə^{11}noŋ^{31}paŋ^{31}$. 我们就此分道扬镳。

从 处 这 我们 分散 各 去 各 的

$noŋ^{31}$ 一般置于主、谓之间, 在语义上指称句子行为动作的实施者, 并将施动者从“整体性”多主体主语中作为“各个体”而被识别出来, 从而强化“多个主体各不相干”。日常交际中, $noŋ^{31}$ 又多以“ $noŋ^{31}...noŋ^{31}...$ ”对举结构出现。 $noŋ^{31}$ 也可用于量词核心结构作谓语的名词性谓语句中, 位于主语之后, 使句子原本表达分配量关系的语义蕴含发生了变化, 凸显出“各不相干”的语义功能, 如以下日常用语和谚语:

(4) $nen^{55}to^{11}noŋ^{31}ε^{33}kə^{35}$.

他 些 各 一 路

他们各走各的。

(5) $ke^{35}pəu^{44}noŋ^{31}le^{55}po^{33}, khi^{33}həŋ^{33}noŋ^{31}le^{33}lju^{11}$.

饭团 各 个 坨 锅巴 各 个 块

饭团成坨, 锅巴成块。

(吴德杰、杨文瑞 1989:30)

(6) $əu^{33}noŋ^{31}lju^{11}təo^{55}, tau^{44}noŋ^{31}le^{33}te^{11}$.

河 各 片 条 树 各 个 棵

河水各一条, 树木各一棵。

(吴德杰、杨文瑞 1989:35)

例(4) — (6) 若去掉 $noŋ^{31}$, 就是一个量词结构作谓语的名词性谓语句, 表达的句义为

量的分配，句子谓语对主语进行说明解释或客观描述。句中使用 $noŋ^{31}$ 后，句子的句法结构关系不变，句义却有较大差异，谓语不再是对主语客观状态的描述，而重在凸显主语内部个体“各有（某）状态（或各自行动），互不影响”。该用法中的 $noŋ^{31}$ 与苗语“交互”义副词 ei^{44} 凸显内部视点时的语义对称， ei^{44} 强调的是行为主体的交互性动作，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关性，即“共有（某）状态（或一起行动），互相影响”。例如：

(7) $o^{33}te^{11}ni^{55}e^{35}te^{35}le^{33}qho^{33}ei^{44}tu^{44}$. 那两头牛用头相抵。

二头牛 那拿个头 相抵

(8) $o^{33}te^{33}ei^{44}lau^{31}te^{35}ta^{55}m\dot{a}^{11}qan^{33}ta^{55}t\dot{c}h\dot{a}^{33}ni^{55}po^{35}$. 他俩相互争抢着到后面抢银子。

二个相争 讨来去 后来 捡 银坨

可以看出，在凸显内部视点时， $noŋ^{31}$ 与 ei^{44} 有相同的语义图式背景，都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都表达多个主体共同实施同一动作行为。二者的差异在于行为主体之间有无相关性：“交互”义 ei^{44} 强调动作行为的“双向性”，行为的各主体之间有相关性和依存性；而“各自”义 $noŋ^{31}$ 强调动作行为的“自由性”，行为的各主体之间无相关性。

2. 强调行为主体不止一个

“各”义 $noŋ^{31}$ 的语义图式背景是“多个行为主体（不止一个）”。当 $noŋ^{31}$ 凸显外部视点时，其功能是将句中多个行为主体作为一个“整体（或全体）性”施动者而识别出来，使背景语义得到凸显，再经由“凸显主体全体性”的方式来表达统一的动作行为。例如：

(9) $le^{55}le^{55}noŋ^{31}m\dot{a}^{11}van^{55}, te^{11}te^{11}e\dot{o}ŋ^{44}xi^{33}ta^{55}$. 人人都注意，人人有信心。

个个各 去 望 个个 建 心 来

(10) $noŋ^{31}ne^{55}noŋ^{31}tsa^{35}z\dot{a}^{55}y\dot{a}ŋ^{11}z\dot{a}^{55}fan^{33}ŋe^{44}ki^{55} n\dot{a}^{11}m\dot{a}^{11}zan^{55}$.

各 人 各 家 游 寨 游 方 看 芦 笙 鼓 去 完成体助词:了

各家各户走村串寨看芦笙去了。

(11) $nen^{55}to^{11}sei^{55}noŋ^{31}tan^{35}tsa^{35}t\dot{c}u^{11}, to^{55}me^{55}e^{33}le^{55}n\dot{a}ŋ^{33}$.

他 些 都 各 回 家 完 没 有 一 个 在

他们都各自回家了，没有一个人在。

例(9)－(11)分别通过量词重叠表遍指、“ $noŋ^{31}...noŋ^{31}...$ ”结构表全体、副词 sei^{55} (都)表总括的方式，激活 $noŋ^{31}$ 词义中的外部视点特征，淡化行为主体间的个体无相关性，凸显动作行为“全体”。这又与“交互”义副词 ei^{44} 凸显外部视点时表“一起”“都”义相似，对比如下因内、外视点转化而引起的 ei^{44} 的语义变化。

(12) $nen^{55}o^{33}le^{55}ei^{44}tan^{11}t\dot{c}an^{55}p\dot{a}^{33}n\dot{h}u^{44}zan^{55}$. 他们彼此等待了三年了。

他 二个互等成三年 完成体助词:了

(13) $a^{55}pu^{33}t\dot{c}u^{13}n\dot{a}ŋ^{55}pan^{31}to^{11}ne^{55};^{35}ei^{44}sei^{55}to^{44}to^{13}nen^{55}$.

不知同船的些人那互都不喜欢他

哪知同船的人们都反对他。

(14) $to^{11}pa^{35}l\dot{j}en^{55};^{44}q\dot{a}u^{35}qa^{33}m\dot{a}^{11}zan^{44}ta^{55}, ei^{44}sei^{55}eu^{35}qa^{35}than^{44}te^{11}n\dot{a}ŋ^{33}pa^{13}t\dot{i}n^{31}$.

些燕子相聚群飞来互都拉屎淋个媳妇遍布状

那些燕子就相聚成群飞来，都往媳妇身上拉屎。

例(12)中的 $ei^{44}tan^{11}$ 从内部视点上来看就是“互等”，即动作的“双向性”，从外部视点上来看，就是“一起等、都等”，即动作的“一致性”；而例(13)(14)中， ei^{44} 与全量副

词 sei⁵⁵ (都) 连用, 激活外部视点, 进一步促使句子背景信息中的多个主体整体化, 主体的整体化增强了主体间动作的相关性乃至统一性, 通过凸显动作行为主体“全体性”的方式来表达统一性动作“一起、都”。

(二) “自”义 non³¹ 的反身功能

黔东苗语 non³¹ 的另一典型实义功能为“自”义反身代词用法, 且该反身代词同时具备强调代词功能(即回指与强调)。non³¹ 实现从“各”义到“自”义的语义切换, 主要通过淡化多个行为主体这一背景信息来凸显句中行为主体的个体性和排他性(叶婧婷 2019)。“自”义 non³¹ 通过“反身”实现对句中不同成分的回指与强化功能。

1. non³¹ 用于自主性动作行为句

自主性动作行为句中, 句子主语具有[+有生性]语义特征, 主语因其有生特征很容易被识别为动作行为的施动者。non³¹ 在句中作主语的同位语, 其功能是将行为动作的施动者加以指称识别并凸显强调。例如:

(15) mon⁵⁵eu⁴⁴kan³³və¹¹, və¹¹non³¹ε⁴⁴. 你不要管我, 我自己做。

你 别 管 我 我 自 做

(16) mon⁵⁵non³¹mə¹¹ehə³⁵mon⁵⁵te¹¹tɕu³³te³³ε⁴⁴le³³qei⁵⁵i³³.

你 自 去 看 你 个 孩子 做个 什么

你自己去看你的孩子做了什么。

(17) nen⁵⁵non³¹ta⁵⁵paŋ³¹, və¹¹to⁴⁴ko¹¹nen⁵⁵. 他自己来的, 我没叫他。

他 自 来 的 我 没 叫 他

(18) və¹¹to⁴⁴əu³⁵mon⁵⁵pi⁵⁵sei⁵⁵ze¹¹, mon⁵⁵non³¹te³⁵ei³⁵mə¹¹non⁵⁵.

我 不 要 你 钱 语气助词 你 自 拿 盐 去 吃

我不要你的钱了, 你只管拿盐去吃。

例(15) — (18)中 non³¹ 作主语的同位语, 在识别、强调主语施动者的同时, 通过“反身(动作反作用于施动者)”与谓语动词建立关联, 表动作方式: 例(15)中 non³¹ 凸显动作主体 və¹¹ 的单个、独一性, 常与 tɕu¹³ (只、单独)、tɕu¹³le⁵⁵ (单个) 连用, 也可理解为“独自”这一动作方式; 例(16)中 non³¹ 则凸显动作主体本身而非其他主体, 可用“自”义复合词 non³¹qa³³tɕə³⁵ 替代, 可汉译为“亲自、亲身”; 例(17)中 non³¹ 凸显动作行为的自发性, 可后加 pu³³ (知道) 构成 non³¹pu³³ (自知), 相当于汉语的“自愿”; 例(18)中 non³¹ 凸显动作主体的排他性, 与汉语的“自顾、只”语义相当。

2. non³¹ 用于非自主性动作行为句

非自主性动作行为句中, 句子主语是不具有自主性行为能力的事物。在此语境下, non³¹ 的语义功能并不能直接将主语识别为动作行为的施动者以凸显“反身性(动作反作用于自身)”, 而是通过回指主语来凸显动作行为主体的“排他性”并加以强调。例如:

(19) fa³³lu¹¹non³¹qon⁵⁵tɕə³⁵, tau⁴⁴lu¹¹non³¹qon⁵⁵qe³³. 瓜熟蒂落, 树老翻根。

瓜 老 自 脱 身体 树 老 自 脱 根 (吴德杰、杨文瑞 1989:30)

(20) lei⁴⁴hə⁴⁴nen⁵⁵non³¹to³⁵, pɛ³¹le³³tɕaŋ⁵⁵kan³³a³⁵. 开春它自会出, 孵出个蚕宝宝。

到 年 它 自 生 孵 个 生 虫 蚕

(21) mɛ⁵⁵le³³ze⁴² pə¹¹tɕaŋ¹¹, nen⁵⁵non³¹xaŋ⁴⁴mə¹¹to¹¹. 左手有麝香, 它自然就香得远。

有 个 麝 香 手 左 它 自 香 去 远 (张永祥 1990:422)

- (22) $nen^{55}noŋ^{55}no^{44}qa^{55}noŋ^{31}pu^{33}ta^{13}mə^{11}zaŋ^{55}$. 他吃得自然就死了。
他 吃 多 就 自 知 死 去 完成体助词:了

例(19) — (22)中, $noŋ^{31}$ 始终位于谓语前, 可紧跟主语后, 也可在其和主语之间插入其他成分, 并不影响其回指主语以凸显动作行为主体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既指向主语, 排除其他主体的参与; 也指向谓语, 排除其他动作行为或状态结果, 即强调不受人为或外界干扰的自发性行为事件或自然(发)性结果。相较回指施动者论元的 $noŋ^{31}$, 此语境中 $noŋ^{31}$ 的语义辖域进一步由论元性成分向谓词性成分倾斜, 进一步凸显行为或状态结果。

3. $noŋ^{31}$ 用于非行为动作的状态句

在非行为动作的状态句中, $noŋ^{31}$ 虽依旧是对主语进行回指, 但其语义由对动作方式或结果的排他性, 进一步扩展到对整个谓语所表事件关系的排他性, 以凸显强调谓语所述事件本身, 强调主语和谓语之间固有的静态关系。例如:

- (23) $vu^{42}qha^{44}noŋ^{31}to^{13}e^{11}mi^{31}eə^{35}fhen^{35}təaŋ^{55}ho^{11}$. 外婆本就是只母虎变的。
婆 客 自 是 个 母 虎 变 成 语气助词
- (24) $ku^{55}ni^{55}noŋ^{31}a^{55}ljə^{42}to^{11}eə^{35}i^{35}te^{35}to^{33}təi^{11}lo^{33}haŋ^{33}kə^{35}ho^{11}$.
蝙蝠 自 不 像 些 虎 那 拿 四 肢 腿 走 路 语气助词
蝙蝠本来就不像那老虎用四条腿走路。
- (25) $pə^{44}noŋ^{35}to^{44}to^{13}moŋ^{55}noŋ^{31}ta^{55}paŋ^{31}qhaŋ^{35}təhu^{44}$.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处 这 不 是 你 自 来 的 处 处

例(23) — (25)中, $noŋ^{31}$ 与主语的照应功能减弱, 却依旧还是回指主语, 只是与谓语部分的语义关系更加接近, 进一步从“回指”向“强调”倾斜。这种回指兼强调功能类似现代汉语中用于主、谓之间的系词“是”, 可理解为“(原本就)是”义。

(三) 反身代词 $noŋ^{31}$ 的句法功能

$noŋ^{31}$ 的指称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句内论元的泛指和反身回指。与其“各”义泛指功能相比, $noŋ^{31}$ 的“自”义反身功能及其引申用法更为常见。因此, 本部分重点讨论具有反身功能的 $noŋ^{31}$ 的句法语义特征。反身代词 $noŋ^{31}$ 在指称论元性成分时, 并没有普通人称代词那般自由, 主语、宾语和领属定语位置的 $noŋ^{31}$ 会受到一定的句法语义制约。

$noŋ^{31}$ 在句中一般作主语的同位语, 复指主语, 但必须依存于句子内或对话语境赋予的先行词^①。例如:

- (26) $to^{11}yo^{33}noŋ^{35}, nen^{55}noŋ^{31}sei^{55}su^{11}təi^{44}$. 这些菜, 他自己都会种。
些 菜 这 他 自 都 会 种
- (27) $e^{44}to^{44}e^{44}, moŋ^{55}noŋ^{31}pu^{33}$. 做没做, 只有自己知道。
做 没 做 你 自 知 道
- (28) $to^{11}noŋ^{35}sei^{55}to^{13}və^{11}mɛ^{13}noŋ^{31}təi^{44}paŋ^{31}yo^{33}$. 这些都是我妈自己种的菜。
些 这 都 是 我 妈 自 种 的 菜
- (29) $noŋ^{31}e^{44}, eu^{44}ko^{11}və^{11}paŋ^{33}$. 自己做, 别叫我帮。
自 做 别 叫 我 帮

例(26) — (28)中的先行词 nen^{55} 、 $moŋ^{55}$ 、 $və^{11}mɛ^{13}$ 都不能省略; 例(29)是祈使句,

^① 本文“先行词”这一术语用于特指与“自”义 $noŋ^{31}$ 构成同位语关系且前置 $noŋ^{31}$ 的成分。

语境中已隐含了先行词。

反身形式 noŋ^{31} 及其复合形式 $\text{noŋ}^{31}\text{qa}^{33}\text{tə}^{35}$ 都可出现在宾语位置上^①。例如：

- (30) $\text{nen}^{55}\text{tə}^{11}\text{nhəŋ}^{35}\text{noŋ}^{31}\text{mɛ}^{55}\text{nen}^{42}\text{na}^{35}$. 他觉得自己很傻。
 他还听自有点傻
- (31) $\text{nen}^{55}\text{to}^{11}\text{ko}^{11}\text{noŋ}^{31}\text{sei}^{55}\text{ko}^{11}\text{ε}^{44}\text{qa}^{33}\text{nau}^{13}$. 他们称自己也称作“嘎闹”。
 他些叫自也叫做鸟
- (32) $\text{a}^{35}\text{zu}^{44}\text{tə}^{33}\text{noŋ}^{31}\text{qa}^{33}\text{tə}^{35}\text{ε}^{33}\text{lju}^{31}$. 妹妹打了自己一拳。
 妹妹打自己一拳

例(30)(31)中，反身形式作主宾兼语成分，一般多用 noŋ^{31} ，而较少用 $\text{noŋ}^{31}\text{qa}^{33}\text{tə}^{35}$ ；而例(32)中，反身形式在句中作典型意义上的受事宾语（因被处置或影响而受损的受事宾语），这时多用 $\text{noŋ}^{31}\text{qa}^{33}\text{tə}^{35}$ ，而少用 noŋ^{31} ，以回指主语或施动者本身。

noŋ^{31} 作领属定语时，不遵循苗语“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的常规语序，而与人称代词作定语前置语于中心词的语序一致，从语法上体现了其代词特征。作领属定语的 noŋ^{31} 一般只用于“ $\text{noŋ}^{31}\text{VP noŋ}^{31}\text{NP}$ ”格式中，因苗语受事前置的情况较少，“ $\text{noŋ}^{31}\text{NP noŋ}^{31}\text{VP}$ ”格式不符合苗语的表达习惯，即 noŋ^{31} 一般只作宾语的领属定语，较少作句首领属定语。例如：

- (33) $\text{noŋ}^{31}\text{noŋ}^{55}\text{noŋ}^{31}\text{paŋ}^{31}, \text{tə}^{11}\text{qei}^{55}\text{to}^{44}\text{kaŋ}^{33}\text{tə}^{11}\text{qei}^{55}$. 自己吃自己的，谁也别管谁。
 自吃自的个谁别管个谁
- (34) $\text{noŋ}^{31}\text{vaŋ}^{55}\text{yu}^{44}\text{noŋ}^{31}\text{tə}^{55}\text{tə}^{35}$. 各自防护好各自的身体。
 自防护好自条身体
 * $\text{noŋ}^{31}\text{tə}^{55}\text{tə}^{35}\text{noŋ}^{31}\text{vaŋ}^{55}\text{yu}^{44}$. 自己的身体自己护好。
 自条身体自防护好
- (35) $\text{moŋ}^{55}\text{noŋ}^{31}\text{ε}^{44}(\text{noŋ}^{31})\text{qau}^{33}\text{kə}^{35}, \text{εu}^{44}\text{ε}^{44}\text{to}^{11}\text{nɛ}^{55}\text{paŋ}^{31}$. 你自做自事情别做些人的
 你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别做别人的。
 * $\text{noŋ}^{31}\text{qau}^{33}\text{kə}^{35}\text{moŋ}^{55}\text{noŋ}^{31}\text{ε}^{44}, \text{εu}^{44}\text{ε}^{44}\text{to}^{11}\text{nɛ}^{55}\text{paŋ}^{31}$.
 自事情你自做别做别人的
 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别做别人的。

程工(1999)根据 Burzio 的理论列出了反身代词“指称或形态的最简性”“与代词的分布互补性”“照应和强调用法重叠”三个区别性特征。苗语 noŋ^{31} 符合反身代词特征。吴建明(2018)在 Lehmann 的分类基础上将跨语言“自己”义的形式分为了自称名词、自称代词、强化成分、反身代词、反身标记五个类型。苗语 noŋ^{31} 不能自由地出现在句首主语、句末宾语及句首领属定语位置，而是必须回指主语，属于典型的反身代词；此外，反身代词 noŋ^{31} 除了在“ $\text{noŋ}^{31}\dots\text{noŋ}^{31}\dots$ ”结构中起泛指指代作用外，最典型的指代功能就是作名词和代词的同位成分，回指主语、将施动者加以识别并强调的同时，还可对动作方式进行强调，实现其在句中照应和强调用法重叠。 noŋ^{31} 既能回指照应，也具备凸显强调功能，属于反身代词与强

^① 宾语位置上的 noŋ^{31} 和 $\text{noŋ}^{31}\text{qa}^{33}\text{tə}^{35}$ 在黔东南苗语内部各小土语中的使用情况也存在差异。凯里庐山土语和本文所调查的三棵树土语的使用情况一致；而丹寨、凯里舟溪一带的黔东南苗语，只要涉及动作受事一律用 $\text{noŋ}^{31}\text{qa}^{33}\text{tə}^{35}$ ，如例(30) — (32)无一例外都需使用 $\text{noŋ}^{31}\text{qa}^{33}\text{tə}^{35}$ 。

化成分同形的类型。

二 noŋ^{31} 的句外强化及语篇功能

许余龙(2013)指出,包括回指语在内的指称词语会产生“某个指称对象在我们的世界心理表征中得以识别和建立”“对于某个潜在指称对象的已有假定得以增强或确认”“对某个潜在指称对象的现有假定加以摈弃”三个语境效果。若 noŋ^{31} 的实义指称会产生对句内成分概念系统的照应与强调语境效果,那么, noŋ^{31} 之虚义回指则是对句外情态语气和语篇衔接系统的照应(回指)与强调。反身义 noŋ^{31} 通过回指建立句内、句外指称对象关联的同时,也通过关联对象的对比来实现对某一指称的确认与强调,依旧是照应与强调的统一体。

(一) 强调情态语气功能

1. noŋ^{31} 用于陈述客观事实的判断句

在陈述客观事实的判断句中, noŋ^{31} 位于主谓之间,加强肯定语气。例如:

(36) $\text{qei}^{33}\text{noŋ}^{31}\text{qei}^{33}, \text{ka}^{13}\text{noŋ}^{31}\text{ka}^{13}, \text{to}^{44}\text{pe}^{33}\text{te}^{11}\text{qei}^{55}\text{sha}^{35}\text{ka}^{13}$.

鸡 自 鸡 鸭 自 鸭 不准 个 谁 错 鸭
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准任何人弄错。

(37) $\text{t\text{c}o}^{55}\text{noŋ}^{35}\text{noŋ}^{31}\text{t\text{c}o}^{55}\text{t\text{c}ho}^{42}, \text{eu}^{44}\text{k\text{e}}^{35}\text{te}^{35}\text{lo}^{11}\text{e}^{44}\text{t\text{c}o}^{55}\text{l\text{e}}^{55}$.

条 这 自 条 檩子 别 要 拿来 做 条 梁
这根是檩子,不要用来做中梁。

(38) $\text{ta}^{11}\text{xi}^{33}\text{noŋ}^{31}\text{ta}^{11}\text{qh\text{o}ŋ}^{44}, \text{ta}^{11}\text{xi}^{33}\text{sha}^{33}\text{lja}^{11}\text{ho}^{11}$. 想也是空想,也是白费心思。

遗留 心 自 遗留 空 遗留 心 空 白 语气助词

名词谓语句是苗语典型的零形式判断句,主谓之间的 noŋ^{31} 加强判断语气。诸如例(36)这类“A noŋ^{31} A”表肯定语气的句子,在苗族贾理、谚语中非常普遍。 noŋ^{31} 的这种强调用法,类似于崔山佳(2004:126-130)列举的近代汉语“X 自 X”结构,对比如下用例:

(39) 碧仙曰:“蝶自蝶,花自花,既不相干,何怜之有。”(《萤窗清玩》卷1)

(40) 沈信却笑道:“人自人,鬼自鬼,看他怎样结亲?”(《珍珠舶》第3回)

noŋ^{31} 可以用来表达主语自发性行为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加强说话人对句中事实判断的坚定语气。例如:

(41) $\text{v\text{e}}^{11}\text{noŋ}^{31}\text{to}^{44}\text{noŋ}^{55}, \text{moŋ}^{55}\text{te}^{35}\text{v\text{e}}^{11}\text{e}^{44}\text{l\text{e}}^{33}\text{qei}^{55}\text{ei}^{35}$. 我就不吃,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 自 不 吃 你 拿 我 做 个 什么

(42) $\text{moŋ}^{55}\text{noŋ}^{31}\text{t\text{c}ei}^{44}\text{t\text{e}u}^{11}, \text{v\text{e}}^{11}\text{to}^{44}\text{m\text{e}}^{55}\text{t\text{c}ei}^{44}$. 你硬要发火,我也没办法。

你 自 发 火 我 没 有 计

noŋ^{31} 用在表主观态度或评价的肯定句中,反身回指句子所表命题的判断,强化说话人的肯定语气,多与句末表达肯定语气的助词 ho^{11} 同现,如例(43)(44);例(45)虽用疑问,却表达肯定语气。

(43) $\text{nen}^{55}\text{tsa}^{35}\text{noŋ}^{31}\text{sha}^{33}\text{ŋa}^{13}\text{ho}^{11}$. 他家是清白的。

他 家 自 清白 语气助词

(44) $\text{v\text{e}}^{11}\text{noŋ}^{31}\text{yu}^{44}\text{ho}^{11}, \text{moŋ}^{55}\text{eu}^{44}\text{k\text{e}}^{35}\text{na}^{31}\text{xi}^{33}$. 我很平安,你不要担心。

我 自 好 语气助词 你 别 要 急 心

- (45) nen⁵⁵tɕo⁵⁵qa³³tɕə³⁵noŋ³¹ɣu⁴⁴ho¹¹ maŋ³¹? 他的身体还好吧?
他 条 身体 自 好 语气助词 语气助词

2. noŋ³¹ 用于主观判断句

主观判断句中, noŋ³¹ 常与判断动词 to¹³ 连用, 回指句子所表述的既有事实或肯定判断, 通过回指强化来表明既有事实或判断是以前所不知道的新情况。例如:

- (46) ka¹¹lja¹¹ mə¹¹tɕhe³³tɕə⁴⁴pa³⁵ljən³⁵ɕhə³⁵, noŋ³¹to¹³ko¹³mu³¹lo³⁵lo³³zaŋ⁵⁵.
快 去 捡 个 燕子 看 自 是 着 跌 跌 折 脚 完成体助词:了
快速去捡起燕子来看, 原来是摔折了脚了。
- (47) noŋ³¹to¹³ɕhə³⁵to⁴⁴poŋ³¹zu¹³, və¹¹ho⁴⁴ε⁴⁴tei¹³tɕhi⁴⁴tu¹¹tɕhi⁴⁴khi³³.
自 是 看 不 见 丈夫 我 说 做 什 么 气 火 气 颤 抖
原来是没见着丈夫呀, 我说为什么气鼓鼓的。
- (48) tɕe¹¹naŋ¹³ɕhə³⁵noŋ³¹to¹³tɕe¹¹ε³⁵, to⁴⁴to¹³tɕe¹¹ma¹¹, ɕhi³³ki³³nin¹¹nin¹¹.
个 强 盗 看 自 是 个 虎 不 是 个 马 怕 抖 抖 抖
强盗一看原来是老虎, 而不是马, 吓得直哆嗦。

例(46)一(48)中 noŋ³¹ 的用法, 张永祥(1990:340)释为“原来(表示发现真实情况)”义, 含有“恍然大悟”的意思。若说汉语的“原来”作为语气词, 有强化“发现真实情况”语气的功能, 是因其语义中带有时间义素, 通过对不同时段的事态对比来强调新情况; 那么, noŋ³¹ 则通过回指, 将句中所述情况与句外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况形成对比, 并将句子所述情况作为焦点新信息新情况进行识别和凸显, 以强化“发现新情况而突然醒悟”的惊讶语气。

noŋ³¹ 通过回指整个句子所表事件的“原委”, 与主观预期形成对比, 强调句子所表的真实情况与主观意料相反, 从而形成反预期表达效果, 相当于汉语中的“竟然”。例如:

- (49) mə⁵⁵tɕe¹¹tɕe³³nau¹³pa³⁵ljən³⁵a⁵⁵pu³³ε⁴⁴tei¹³qa⁵⁵noŋ³¹pɕe⁵⁵kaŋ¹¹le³³ɣi¹¹i³⁵lo¹¹.
有 个 仔 鸟 燕子 不 知 做 什 么 就 自 掉 从 个 窝 那 来
有只小燕子不知怎么竟然从那个窝里掉下来了。
- (50) nen⁵⁵tɕu¹³vaŋ⁴⁴le³³fa³³lo¹¹ɕhe³⁵, kə³⁵naŋ¹³noŋ³¹to¹³ε³³toŋ⁵⁵ni⁵⁵.
她 一 掰 开 个 瓜 来 看 里 面 自 是 一 坨 银
她把瓜掰开来看, 里面竟然有一大坨银子。
- (51) a⁵⁵pu³³kə³⁵naŋ¹³noŋ³¹to¹³ε³³toŋ⁵⁵po³⁵ɣi³³! 不知里面竟然是一坨石头!
不 知 里 面 自 是 一 坨 石 头

3. noŋ³¹ 在形容词或能愿动词前

形容词或能愿动词前的 noŋ³¹ 表示对谓语的描述以主观上的肯定, 加强确定语气, 犹如汉语的“确实”“的确”。例如:

- (52) nen⁵⁵noŋ³¹ɣa¹³ xɛ³³, xaŋ³⁵zu⁴⁴ju³⁵nen⁴²zaŋ⁵⁵. (张永祥 1990:197)
他 自 聪 明 语 气 助 词 只 小 心 点 完 成 体 助 词:了
他聪明倒是聪明, 只是胆小了点儿。
- (53) və¹¹na¹³nen⁵⁵noŋ³¹ɕi⁴⁴tɕə⁴⁴ ho¹¹, xaŋ³⁵a⁵⁵ɕi⁴⁴lja¹³ no⁴⁴.
我 跟 他 自 相 认 识 语 气 助 词 只 不 相 熟 悉 多
我跟他倒是相识, 只是不太熟。

(54) $noŋ^{31}xan^{35}tan^{35}mə^{11}nen^{55}tsa^{35}qa^{33}tu^{55}tan^{11}$. 确实可以回去他家门口等。
自 可以 回 去 他 家 门 等

例(52) — (54)中的“ $noŋ^{31} + VP/ADJ$ ”可以换成“ $VP/ADJ + noŋ^{31} + VP/ADJ$ ”，即各例句划线部分可分别换成 $ya^{13}noŋ^{31}ya^{13}$ 、 $ei^{44}tɕə^{44}noŋ^{31}ei^{44}tɕə^{44}$ 、 $xan^{35}noŋ^{31}xan^{35}$ 。该语境中 $noŋ^{31}$ 的强化功能介于强化情态语气与强化篇章衔接之间，李锦平、杜江(2006:35)将其放在“连词”部分稍带举例说明。

(二) 强调语篇语义关联功能

许余龙(2013)指出：“回指理解过程是在特定语境中的一种建立在语言提示基础上的、以关联为导向的语用推理过程。”回指即关联， $noŋ^{31}$ 的回指功能在语篇中的扩展就是建立语篇前后信息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对比，从而凸显信息间的关联，强化语篇衔接功能。

1. $noŋ^{31}$ 用于因果关系的偏正复句

表因果关系的偏正复句中， $noŋ^{31}$ 位于前一分句句首或主语之后，凸显事件发生的原因，通常与 $tɕə^{31}$ (才) 组成框式连接词。例如：

(55) $qa^{55}noŋ^{31}to^{13}moŋ^{55}ku^{11}ku^{11}sei^{33}sei^{33}tɕə^{31}tɕaŋ^{55}ɛ^{44}noŋ^{35}ta^{55}$.
就 自 是 你 拨弄是非 才 成 做 这 来
就是你拨弄是非才这样的。

(56) $moŋ^{55}noŋ^{31}to^{13}qa^{33}poŋ^{33}və^{44}tɕə^{31}tɕaŋ^{35}px^{11}, ken^{55}le^{33}qei^{55}i^{35}?$
你 自 是 调皮 很 才 摔倒 哭 个 什么
你就是太调皮才摔倒，还哭什么呢？

2. $noŋ^{31}$ 用于让步关系的偏正复句

表让步关系的偏正复句中， $noŋ^{31}$ 位于前一分句，凸显事件发生的假设性条件，往往和 sei^{55} (也、都) 构成“ $noŋ^{31}... , sei^{55}...$ ”。例如：

(57) $to^{11}naŋ^{33}to^{11}te^{33}phi^{42}noŋ^{31}na^{31}ɛ^{44}tei^{13}ho^{11}, sei^{55}qhe^{35}ŋi^{55}qhe^{35}tɕu^{35}tan^{35}lo^{11}$.
些 媳妇 些 姑娘 自 忙 做 何 语气助词 也 挑 肉 挑 酒 回 来
媳妇姑娘们再忙，也要扛肉挑酒回来。

(58) $nen^{55}noŋ^{31}to^{44}pi^{55}sei^{55}no^{44}, sei^{55}qaŋ^{33}xi^{33}to^{44}ta^{55}$.
他 自 得 钱 多 也 高兴 不 来
即使得再多钱，他也高兴不起来。

(59) $pi^{55}sei^{55}noŋ^{31}to^{13}eu^{13}ho^{11}, nen^{35}sei^{55}to^{11}ne^{55}paŋ^{31}tɕo^{55}xi^{33}$.
钱 自 是 少 语气助词 那 也 些 人 的 条 心
钱虽然少，那也是人们的心意。

具有此篇章衔接功能的 $noŋ^{31}$ 可用于紧缩复句中构成谚语，如 ya^{13} (强) $noŋ^{31}me^{55}$ (他们) $paŋ^{31}$ (的) ma^{11} (马)， ta^{13} (富) $noŋ^{31}me^{55}$ (他们) $paŋ^{31}$ (的) pu^{11} (朋友)“强是他人的马，富是他人的伴”。

3. $noŋ^{31}$ 用于条件关系的偏正复句

表条件关系的偏正复句中， $noŋ^{31}$ 位于紧缩复句的前后分句间或后一分句中，凸显以某一事理或条件为前提的后续结果。例如：

(60) $so^{35}pu^{33}ɛ^{44}noŋ^{35}, və^{11}noŋ^{31}to^{44}ta^{55}zə^{11}$. 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
早 知 做 这 我 自 不 来 语气助词

(61) ta³⁵tei⁵⁵noŋ³¹to⁴⁴yu⁴⁴, ta³³ne⁵⁵noŋ³¹to⁴⁴cha⁴⁴. 诚信有善报, 哄骗终害己。
长 直 自 得 好 骗 人 自 得 难

(62) moŋ⁵⁵teu³³te³³hə³³lo¹¹moŋ⁵⁵noŋ³¹tca¹³yu⁴⁴zə¹¹. 你孩子长大你就享福了。
你 孩子 大 来 你 自 遇 好 语气助词

noŋ³¹的这种衔接性功能可以用qa⁵⁵(就)替代, 但noŋ³¹与qa⁵⁵存在功能上的差异: noŋ³¹一般只限于表达事理上的顺接, 而qa⁵⁵除了可以用来表事理上的顺接外, 还可以表事件或动作发生先后时间轴上的顺接。若说时间轴上有先后的顺承关系一般属于动态事件, 事理上的顺接则属于静态事实, 只能是条件-结果关系。可见, noŋ³¹一般用于陈述常理性事件, 强化前后分句的条件-结果关系; qa⁵⁵则多出现在已然事件中, 强化动态事件的顺承关系。

4. noŋ³¹用于转折关系的递进复句

与前文所述noŋ³¹表突然醒悟及惊讶的情态语气相比, noŋ³¹用于前后分句所表事件语义相对或相反的转折关系复句则实现了从对情态语气系统进行强化到对语篇衔接系统进行强化的功能扩展。例如:

(63) teu³³te³³to⁴⁴ta³³nen⁵⁵, noŋ³¹ken⁵⁵ta⁵⁵. 孩子没有应答他, 反倒哭起来。
孩子 不 答 他 自 哭 来

(64) nen⁵⁵to⁴⁴tən³⁵fən³⁵tən³⁵khi⁴²mə¹¹ko¹¹a³⁵lje³¹, noŋ³¹ko¹¹o³³teu³³te³³paŋ³¹naŋ⁵⁵pi⁴⁴.
他 没 急 忙 忙 去 叫 阿 列 自 叫 二 孩 子 的 名 字
他没有急忙去喊阿列, 而是呼喊俩孩子的名字。

(65) le³³noŋ³⁵to⁴⁴to¹³taŋ³³pu⁴⁴ze¹¹, noŋ³¹to¹³teu¹³tei⁵⁵te¹¹.
个 这 不 是 梦 语气助词 自 是 全 真 语气副词
这不是个梦, 而是真的。

noŋ³¹位于转折复句的后项, 往往与判断词连用, 构成“to⁴⁴to¹³...noŋ³¹to¹³”(不是……而是)。该结构先否定前一命题, 再肯定后一命题, 前后分句构成转折关系, noŋ³¹置于后一分句, 所表达的转折关系更为凸显。当然, noŋ³¹强化的转折关系也可以用于“先让步肯定前一命题, 再反转强调后一命题”的情况。例如:

(66) nen⁵⁵to¹³te¹¹hjaŋ³³xe¹¹, sei⁵⁵noŋ³¹to¹³te¹¹hjaŋ³³yu⁴⁴xi³³xe¹¹.
她 是 个 鬼 语气助词 也 自 是 个 鬼 好 心 语气助词
(虽然)她是鬼, 但她也是善良的鬼呀。

(67) nen⁵⁵ho⁴⁴ to⁴⁴toŋ⁵⁵ŋi⁵⁵ljo³⁵noŋ⁵⁵zan⁵⁵, to⁴⁴pu³³noŋ³¹to⁴⁴xa³⁵qa³⁵ta³³.
它 以 为 得 坨 肉 黄 牛 吃 完 成 体 助 词: 了 不 知 自 得 啃 渣 土
它以为咬了一块黄牛肉吃了, 不知却啃了泥。

此外, noŋ³¹还可以一前一后对举出现在语义相对或相反的复句中, 但前后对举使用的两个noŋ³¹, 其强化功能存在差异。先看以下例句:

(68) moŋ⁵⁵to⁴⁴ka³⁵tən³⁵, qa³³tci⁴⁴noŋ³¹me⁵⁵, noŋ³¹ho⁴⁴.....
你 不 要 急 办 法 自 有 自 认 为
你不要着急, 办法是有, 只是……

(69) to⁴⁴pu³³zan¹¹lo¹¹noŋ³¹to⁴⁴to¹³te¹¹ne⁵⁵, noŋ³¹to¹³te¹¹qaŋ³⁵po⁴²no⁵⁵.
不 知 生 来 自 不 是 个 人 自 是 个 青 蛙
哪知生下来不是人, 而是只青蛙。

例(68)(69)前一分句中的 $noŋ^{31}$ 主要是起到强化说话人语气的作用,是对情态语气系统的强化;而后一分句的语义与前一分句形成对比和反转,后一分句中的 $noŋ^{31}$ 则强调语篇上的反转语义关联,是对语篇衔接系统的强化。

三 $noŋ^{31}$ 的语法化路径

上文 $noŋ^{31}$ 的多功能用法,除了“各”义泛指功能与“自”义句内反身用法在语义上偏实词性以外,各虚义功能都是其“自”义反身回指和强调功能在情态语气与篇章衔接系统中的扩展。 $noŋ^{31}$ 的语法化经历了从论元性强的泛义指称代词向论元性弱的反身代词(强化代词)乃至强化标记的演变;语法化过程中,其反身性在加强,回指功能由句内论元性概念向句外语气和篇章功能进一步扩展,其强调功能也从对概念的强调,到对情态语气的强调,再到语篇衔接的强化,形成了一条主观化不断增强的语法化路径。

(一)“各”义泛指 > “自”义反身的排他性凸显(论元排他性凸显 > 谓词排他性凸显 > 句外排他性凸显)

从认知角度来看,“各”义 $noŋ^{31}$ 中的“不止一个”凸显整体,语义接近于汉语中的“每”,“各不相干”凸显个体,语义更接近于汉语中的“各”,二者实质上是“整体一部分”关系在不同认知凸显观参照下语义差异的映射(李文浩 2016)。“各”义 $noŋ^{31}$ “各不相干”的内视点得到进一步强化,是 $noŋ^{31}$ 向“自”义反身用法转化的认知机制,该过程是 $noŋ^{31}$ 语义图式中语义背景淡化,语义焦点进一步凸显的过程。王云路、王诚(2014:36)等认为,在词义发展演变中起主要作用的内在制约因素是词的核心语义。根据词义演变规律,综观 $noŋ^{31}$ 的多义用法,其“行为主体互不相干”的核心义贯穿其中,在语义多功能中起统摄作用。“不相干”即动作行为主体的“排他性”。 $noŋ^{31}$ 的语义图式是以多个行为主体作为语义背景,当置于单主体主语句中时,单主体主语会激发其内部视点语义解读;同时, $noŋ^{31}$ 语义背景中“多主体”与主语“单主体”之间存在指称上的矛盾,只能通过淡化语义背景来加以协调。淡化语义背景,即凸显语义焦点。 $noŋ^{31}$ “不相干”的语义焦点得到凸显,以排除其他潜在行为主体,致使其语义中对行为主体的指称与句中主语指称实现“同一性”的同一复指,从而实现其指称上“各”义泛指到“自”义反身性的演变。余金枝(2011:51)指出,苗语湘西方言中的反身词 $ta^{53}le^{53}$ 用在比较句中就有凸显比较主体惟一性的作用。

从语义层面来看, $noŋ^{31}$ 的“不相干”是“排他性”的语义基础,而“自”义反身代词的“自返性”语义特征实质上又是“排他性”的进一步强化, $noŋ^{31}$ 的语法化过程是一个“排他性”语义在不同层面凸显和扩展的过程。叶婧婷(2019)在对反身、强化和反身领属跨语言语义共性考察的基础上,总结了反身范畴“自返性”“凸显识别性”“施动者指向性”“事件相关性”四个区别特征与“同指性”“排他性”两个共同特征,并提出“同指”义的专门编码自然造成“排他”义的产生。 $noŋ^{31}$ 的“(各)不相干”语义功能本身带有回指功能,如前文例(2)(3),具有与主语同指的功能特征;“同指(即同位语)”的实质语用效果就是“强化”,强化主语的惟一性和排他性,体现了强化论元性功能,如前文例(15)中的 $noŋ^{31}$ 排除了主语 va^{11} 以外的其他行为主体,对惟一主体 va^{11} 进行强化;例(16) — (18)则进一步凸显“施动者指向性”,从例(15)对惟一主体的强化(强化论元性成分)过渡到兼具对动作行为方式“排他性”的强化(强化谓词性成分);例(19) — (22)主谓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关

系事件”而非动作事件，句中 $noŋ^{31}$ 是对句子主谓静态关系的惟一性和排他性进行强化与凸显，其强化功能的作用辖域进一步从论元性成分向谓词性成分倾斜，乃至向句子整个主谓部分倾斜；当 $noŋ^{31}$ 既不强化论元性成分也不强化谓词性成分，而是强化整个主谓构成的语义关系时， $noŋ^{31}$ 的强化对象则指向了整个句子的命题，此时， $noŋ^{31}$ 是对整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的惟一性和排他性进行强化，该强化功能从句内成分进一步扩展到句外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和语气，再扩展至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语篇衔接。

（二）指称代词>反身代词>强化代词>强化标记

从 $noŋ^{31}$ 的语法位置来看，非强化标记 $noŋ^{31}$ 都是在主语、谓语之间，但与主语、谓语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各”义 $noŋ^{31}$ 的指称性强于“自”义 $noŋ^{31}$ ，前者与主语之间的语义距离更接近，其语义重心可理解为在“各自”的“各”上，而后的语义距离进一步向谓语靠近，语义更聚焦于“各自”的“（独）自”上； $noŋ^{31}$ 与主语、谓语间的语义距离变化映射了它在语义上完成了由“各自”向“独自”切换，再由“独自”的“独”向“独自”的“自”聚焦，进一步衍生出“自己（自个儿）”的用法。

“自”义 $noŋ^{31}$ 属于反身代词与强调代词同形一类（刘丹青 2008:187）。根据盛益民（2018:245）对 Siewierska 所提的论元性强调代词和强化性强调代词的阐述，结合 $noŋ^{31}$ 的句法语义功能，“各”义 $noŋ^{31}$ 作为指称代词，属于论元性强调代词；“自”义 $noŋ^{31}$ 与主语构成同位结构，是对主语的强调，依旧倾向于论元性强调，可看作是反身代词用法，如 $və^{11}noŋ^{31}to^{44}noŋ^{55}$ ， $pɛ^{33}noŋ^{55}noŋ^{55}tɕu^{11}$ “我自己不吃，全送给你吃”。当 $noŋ^{31}$ 在语义上不断向谓词靠近时，其指称论元性成分的独立性降低，而对谓词的依附性加强，由论元性强化代词向副词性强化代词演化（例 16—22），乃至参与谓语核心成分的构成（例 23—25）。 $noŋ^{31}$ 的副词性强化代词句法语义特征又为其强调功能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句法条件：强化性强调代词进一步虚化和功能性扩张的可能性必然大于常位于主宾语位置的论元性强调代词。虚义功能中， $noŋ^{31}$ 的语义独立性更低，可作为强化标记词前置置于动词、形容词，也可以出现在句首话题位置，对话题进行强调；还可以与关联副词连用，组成框式关联词，对语篇逻辑关联进行强调；在很多语境中与 to^{13} “是”连用，构成复合型强化标记。从 Hopper 所列实词虚化的“降类原则”（转引自沈家煊 1994）来看， $noŋ^{31}$ 经历了“主要词类>（形容词/副词）>次要词类”的词性降格语法化过程。梁银峰（2018:210）指出：“上古汉语中存在很多由回指性指示词发展为表示顺承关系连词的平行证据，这具有跨语言的共性。” $noŋ^{31}$ 由回指性代词发展为表语篇关联的连词，具有语法化的类型学特征。

（三）概念功能系统>情态语气功能系统>语篇衔接功能系统

Traugott 将 Halliday 区分的三种语法功能排成一个语法化程度由低到高的等级：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转引自沈家煊 1994）。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来看， $noŋ^{31}$ 的照应与强调功能经历了由概念系统到情态语气系统再到篇章衔接系统的扩展。

具有实义性的 $noŋ^{31}$ 在句中充当主要句法成分，对句内的论元成分进行指称或对谓语句词所表达的动作方式进行修饰或限定，其语义功能作用于句内的主要成分（论元和动作），涉及句子的及物性系统。语法化在语义演变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主观性的增加，Traugott（1995:32）指出主观化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虚化的 $noŋ^{31}$ ，其回指与强化对象转向了句外成分，加入了说话人对句子事态的主观性判断，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愈加明显，在描述客观事态时带入了事件表述者的主观性情态，

对主观语气进行强化。 $noŋ^{31}$ 从单纯表示句内动作主体与动作过程之间的关系,到表示句外事件说话人的主观性,从对句内概念义成分到句外语气成分进行照应和回指,再向篇章的衔接功能扩张演变。 $noŋ^{31}$ 的语法化机制主要是“吸收”,词语吸收其所在具体语境的上下文含义而发生变化(沈家煊 1998)。从这个方面来看, $noŋ^{31}$ 在对整个句子命题进行回指强化时,也吸收了句子主谓之间的逻辑语义,从而把句子所表达的情态语气意义吸收进来;当它进入不同语义关系的复句或语篇时,也吸收了复句或篇章所表达的语义关联意义。 $noŋ^{31}$ 强化句子情态语气和篇章语义衔接的过程同时也是吸收上下文语境义的过程。

四 结 语

黔东南苗语反身义 $noŋ^{31}$ 的句内指代功能包括“各”义泛指功能和“自”义反身功能,“各”义泛指功能因内、外视点差异而分别强调动作主体“各不相干”与“不止一个”,从而凸显不同的语义功能; $noŋ^{31}$ 的“不相干”义是排他性“自”义反身产生与强化的语义基础,而“自”义 $noŋ^{31}$ 的“自返性”语义特征实质上又是“排他性”的进一步强化;“同指(即同位语)”是对主语以外的其他行为主体进行“排他性”语义功能的强化,从而实现强化论元性成分的功能。可见, $noŋ^{31}$ 的语义发展链是一个“排他性”语义获取、强化与扩展的过程,其“排他性”功能从论元性成分向谓词性成分倾斜,从句内成分进一步扩展到句外说话人的主观情态,乃至向语篇衔接逻辑关系的扩展;同时也是其照应与强调功能经历了由概念系统到情态语气系统再到篇章衔接系统扩展的语法化过程。

参考文献

- 白兆麟. 1960. 《“每”与“各”》,《语文学习》第4期.
- 程 工. 1994. 《从汉语“自己”一词的历时性演变看新格赖斯主义语用照应理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
- 程 工. 1999. 《汉语“自己”一词的性质》,《当代语言学》第2期.
- 崔山佳. 2004. 《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武汉:崇文书局.
- 董秀芳. 2002. 《古汉语中的“自”和“己”——现代汉语“自己”的特殊性的来源》,《古汉语研究》第1期.
- 海 涅(Heine, B.)、库特夫(Kuteva, T.). 2012.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韩礼德. 2010. 《功能语法导论》,彭宣维、赵秀凤、张征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李计伟. 2012. 《论反身代词“身”及复合形式反身代词》,《语文研究》第4期.
- 李锦平、杜 江. 2006. 《苗语(中部方言)》,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 李文浩. 2016. 《凸显观参照下“每”和“各”的语义差别及其句法验证》,《汉语学习》第2期.
- 梁银峰. 2018. 《汉语史指示词的功能和语法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丹青.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陆丙甫、金立鑫. 2015. 《语言类型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沈家煊. 1994. 《“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沈家煊. 1998.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盛益民. 2018. 《吴、徽语论元性强调代词研究述评》,载陈忠敏、陆道平主编《吴语研究》第9辑第245-254

- 页,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云路、王 诚. 2014. 《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德杰、杨文瑞 选译. 1989. 《苗族谚语格言选》,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 吴建明. 2018. 《类型学视角下的“自己”义形式和功能》, 《外国语》第3期.
- 许余龙. 2013. 《溯因推理与篇章回指理解》, 《当代修辞学》第1期.
- 叶婧婷. 2019. 《反身领属与强化的类型学考察》, 《外国语》第1期.
- 余金枝. 2011. 《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永祥 主编. 1990. 《苗汉词典(黔东南方言)》,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 Schachter, Paul and Timothy Shopen. 2007. Parts-of-speech system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s* (2nd edition). Volume I: *Clause Structure*. pp. 1–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pp.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yfunctionalit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of the Reflexive Pronoun *noŋ*³¹ in the Central Dialect of Miao

TANG Qiaojuan

[Abstract] *noŋ*³¹ in the Central Dialect of Miao has the meanings of both “each” and “self”. It highlights the general reference function of “each” when combined with a group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 reflexive function of “self” when combined with an individual subject. As a typical reflexive pronoun, *noŋ*³¹ has two functions: anaphora and intensification. Its modal functions mainly includ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ffirmation, reversal, and surprise; its discourse functions mainly includ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ausal, conditional, and advers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clause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noŋ*³¹ is reflected in its development from a pronoun meaning “each” to a reflexive meaning “self” and from an anaphora of intra-sentential components to that of extra-sentential components, as well as in its intensification of the ideational function to that of the modal function and further on to that of the discourse function.

[Keywords] Miao language reflexivity anaphoric function intensifying fun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 556001 凯里 凯里学院期刊社)

【本文责编 胡鸿雁】